

# 後漢書

劉玄 劉盆子 王昌  
 劉永 張步 李憲  
 彭寵 盧芳 隗囂  
 公孫述

			五〇	漢書門
		四一	九	
四〇	四二	二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六	五〇	漢	
九	四一		
函	二	九	
一	〇	九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19
冊數	40 ( 11 )
函號	279 73

共四十

0 1 2 3 4 5 6 7 8 9 cm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劉玄劉盆子傳第一

劉玄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

爾雅曰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昆弟帝王紀曰春陵戴侯熊渠生

奮括太守利生子張

弟為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

犯法

續漢書曰時聖公聚客家有酒請游邀飲賓客醉歌

數聖公避吏於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

喪歸春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王莽末南方饑饉

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更相侵奪

爾雅曰為鳧茈郭璞曰生下田

中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新市人王匡王鳳為

食為音胡了反鳧茈續漢書作符

新市人王匡王鳳為

後漢書



平理諱訟遂推為渠帥眾數百人於是諸亡命馬武王常

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

遠者大口鄉小曰聚前書曰收合離鄉且大城中即其義也綠林山在今荆州當陽縣東北也數月間至

七八千人地皇二年王莽年也荆州牧某史闕名也發奔命二萬人

攻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雲杜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西北大

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續漢書曰牧欲北歸隨武等復漢書曰牧欲北歸隨武等

其驂乘然不敢殺牧也○劉牧曰案遂攻拔竟陵縣名屬江

馬謂之驂人謂之參乘只合用參字遂攻拔竟陵江復郡

故城在今鄂壽縣南轉擊雲杜安陸安陸郡屬江夏郡今安州縣也多略婦女還

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三年大疾疫死者

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

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續漢書北入南陽號

帝兵皆自稱將軍七月匡等進攻隨未能下臨隨屬南陽郡今隨州縣

平林人陳牧廖音力復聚眾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

之聖公因往從牧等為其軍安集欲其安集軍眾故權以為官名是時

光武及兄伯升亦起舂陵與諸部合兵而進四年正月破

王莽前隊大夫甄阜甄音阜屬正梁丘賜斬之號聖公為更始將

軍眾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為天子二月

辛巳設壇場於清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始即帝位南面

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天下

建元曰更始元年悉拜置諸將以族父良為國三老王匡



為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鮪大司馬伯升大司徒陳  
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更始入都  
宛城盡封宗室及諸將為列侯者百餘人更始忌伯升威  
名遂誅之以光祿勳劉賜為大司徒前鍾武侯劉望起兵  
略有汝南時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既敗於  
昆陽往歸之八月望遂自立為天子以尤為大司馬茂為  
丞相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風俗通曰哀姓魯哀公之後因  
為姓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  
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是時海內豪傑翕然響應  
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

徧於天下長安中起兵攻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  
王莽於新臺風俗通曰公賓姓也魯大夫公賓庚之後漸臺大液池中臺也為水所漸潤故以為名  
收璽綬傳首詣宛更始時在便坐黃堂取視之喜曰莽不  
如是當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  
乎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城市是月拔洛陽生縛王匡哀  
章至皆斬之十月使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  
并誅嚴尤陳茂更始遂北都洛陽以劉賜為丞相申屠建  
李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  
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  
宮鐵柱門三馬皆死續漢書曰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之徵初王莽敗唯未



央宮被焚而已其餘宮館一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後庭  
自鍾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  
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作僂  
首刮席不敢視作顏也變也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  
何左右侍官皆宮省父吏各驚相視李松與棘陽人趙萌  
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為高祖約非劉氏不  
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太常將軍劉祉為定陶王劉賜為宛  
王劉慶為燕王劉歙為元氏王大將軍劉嘉為漢中王劉  
信為汝陰王後遂立王匡為比陽王王鳳為宣城王朱鮪  
為膠東王衛尉大將軍張卬為淮陽王廷尉大將軍王常

為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為穰王申屠建為平氏王尚  
書胡殷為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  
今豫州五威中郎將李軼為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  
為襄邑王大司空陳牧為陰平王陰平縣屬漢國大將軍  
宋佻為潁陰王尹尊為鄧王唯朱鮪辭曰臣非劉宗不敢  
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為左大司馬劉賜為前大司馬使  
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撫關東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  
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為夫人有寵遂委政於  
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  
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



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也。抵擊也。趙萌專權。威福自己。郎更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無復敢言。萌私忿侍中。引下斬之。更始救請不從。時李軼朱鮪。禮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衣錦褱襜。諭諸子。罵詈道中。也。乃奔入。逸郡避之。是服也。其後為赤眉所殺也。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公羊傳曰。軍帥將軍曰。案漢官多置軍師。鄧禹傳亦云。軍師將軍。此當作師。豫章李淑上書諫曰。方今賊寇

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春秋漢舍學曰。三公在天。為三台。九卿為北。法山陵。八十一元。上法谷。阜合為帝佐。以匡綱紀。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

因下江平林之勢。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

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漢法十里一亭。亭置一長。捕賊。祿事補盜賊也。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與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

山採珠。求之非所不可得也。孟子對梁惠王曰。緣木求魚也。海內望此。有以闕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為陛下惜此舉。



厝敗材傷錦所宜至慮孟師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

以為能勝其任也臣人斷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

矣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

色身之所庇而使學者製焉其美錦不惟割既往謬妄

亦重乎未嘗操刀而使之割其害實多也惟割既往謬妄

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割絕也詩大雅曰濟更始怒繫

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諸將出征各自專置牧

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十二月赤眉西入關三年正月平

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為天子初望見更始政亂度其

必敗謂安陵人弓林等曰前定安公嬰平帝之嗣雖王莽

篡奪而嘗為漢主今皆云劉氏真人當更受命欲共定大

功何如林等然之乃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立之今涇州

也聚黨數千人望為丞相林為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與討

難將軍蘇茂等擊破皆斬之又使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

軍敗死者千餘人三月遣李松會朱鮪與赤眉戰於務鄉

務鄉音莫老反字林云青草也因以為地名續漢志弘農有

務鄉東觀記曰徐宣樊崇等入至弘農枯澹山下與更始

將軍蘇茂戰崇北至務鄉轉至湖湖即湖城縣松等大敗

棄軍走死者三萬餘人時王匡張卬守河東為鄧禹所破

還奔長安卬與諸將議曰赤眉近在鄭華陰間旦暮且至

今獨有長安見滅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以自富韓攻所

在東歸南陽收死王等兵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為盜耳

申屠建廖湛等皆以為然共入說更始更始怒不應莫敢

後漢書

卷之

六



復言及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

豐李松軍椒以拒之惟音子侯反續漢志曰新張印廖湛

胡殷申屠建等與御史大夫隗囂合謀欲以立秋日驅驢

時共劫更始前書音義曰驅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此

食為腹其俗語曰驢驢社俱成前計侍中劉能卿知其謀

以告之更始託病不出召張印等印等皆入將悉誅之唯

隗囂不至更始狐疑使印等四人且待於外廬印與湛殷

疑有變遂突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之印與湛殷遂勒兵

掠東西市昏時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明旦將妻子

車騎百餘東奔趙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

張印等同謀乃並召入收丹先至即斬之王匡懼將兵入

長安與張印等合李松還從更始與趙萌共攻匡印於城

內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三輔黃圖曰徙

有長信宮在中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進更始城

守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汎

為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即開門

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厨城門出三輔黃圖曰洛

建子門其內有長安厨官俗名之為厨諸婦女從後連呼

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即下拜復上馬去初侍中劉恭以

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更始敗乃出步從至高陵

後漢書一

卷六

七



今毛本

止傳舍右輔都尉嚴本本或作平恐失更始為赤眉所誅  
將兵在外號為七衛而實囚之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  
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棻請降赤眉使其將謝  
祿往受之十月更始遂隨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綬於盆  
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棻謝祿為請不能得遂  
引更始出劉棻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  
赤眉帥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畏威侯劉棻  
復為回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棻亦擁護  
之三輔皆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卬等以為慮謂祿曰  
令諸營長多欲篡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

也於是祿使從兵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合縊殺之劉  
棻夜往收藏其屍光武聞而傷焉詔大司徒鄧禹葬之於  
霸陵有三子求歆鯉明年夏求兄弟與母東詣洛陽禹封  
求為襄邑侯奉更始祀歆為穀孰侯鯉為壽光侯求後徙  
封咸陽侯求卒子巡嗣復徙封灌澤侯襄邑即春秋襄牛  
地也今為縣在宋  
州西穀孰縣屬梁國在宋州東南壽光縣屬地  
海郡今青州縣也灌澤縣今澤州縣故曰徙封巡卒子姚

嗣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為紂未可伐斯時有

未至者也史記曰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帥周公旦為輔呂  
公畢公之徒在右王師東觀兵孟津時諸侯不

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可乃還師漢起驅輕黠烏合之衆輕銳謂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燕也鳥合如鳥不當天下萬分之一而旌旗之所搗及

鳥之羣合也同書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頓顙爭受職命非唯漢人餘

思固亦幾運之會也夫為權首鮮或不及左傳曰無始禍前書曰無為權

首將受其咎陳項且猶未興况庸庸者乎

### 劉盆子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式縣名中興縣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章高帝孫

朱唐祖父憲元帝時封為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國除因

為式人焉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犯小

罪宰論殺之海曲縣名故城在密州營縣東漢書曰呂母子名育為游徼犯非也呂母怨

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資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

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

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

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

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

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東觀記曰賓客徐次子等自號

猛虎音於貴反力可猛虎言其勇也今為猛字猛與猛相類也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

亡命眾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

諸吏叩頭為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為宰所殺

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後

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於營東觀記曰樊崇字細君眾百餘人轉入



太山自號三老時青徐大饑寇賊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劉放曰崇逢字從各音麗字白從非借逢為麗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中觀記曰逢音麗安字少子東莞人也徐宣字驕禪謝祿字子奇皆東海臨沂人也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至姑幕姑幕縣名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古薄姑氏之國因擊王莽探湯侯田況大破之王莽改北海益縣曰探湯殺萬餘人遂北入青州所過虜掠還至太山留屯南城南城縣屬東海郡有南城山因以為名也初崇等以困窮為寇無攻城徇地之計眾既寢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以言辭為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况相稱曰

臣人劉放曰崇三老從事卒吏皆是漢小吏名或鄉官也亦眉之起不知自名官府取耳目所熟者為稱呼故有此號後人不曉誤以史為吏字卒吏絕無義理當改為卒史又案前書言盜賊置稱巨人名今此為巨人名亦誤也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追至無鹽無鹽縣名故城在今鄒州濰昌縣東廉丹戰死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餘萬復還圍莒數月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奈何攻之乃解去時呂母病死其眾分入赤眉青犢銅馬中赤眉遂寇東海與王莽沂平大尹改東海郡曰沂平戰敗死者數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以郡守為大尹穎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

後漢書

卷五十一



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更始皆封為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眾稍有離叛乃遂亡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眾為二部崇與逢安為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為一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宛斬縣令而宣祿等亦拔陽翟引之梁今汝州梁縣也擊殺河南太守赤眉眾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厭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眾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武關在今商州上洛縣東河圖括地象曰陸渾關有武關山為地門上關天齊星前書曰兩道俱入三年正月俱至弘農與更始將連戰剋勝眾遂大集乃分萬人為

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進至華陰軍中常

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以其定諸品安社稷

盆子承其後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縣

謂天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第陽恐更始殺其

兄乃逆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

此今將軍擁百萬之眾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為羣賊不

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服崇等

以為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今華州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

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為帝

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軍



中恭少習尚書略通大義及隨崇等降更始即封為式侯  
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中  
屬右校卒吏劉俠曰案吏當為史詭並見上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牛  
吏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  
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為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  
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為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  
札簡也笥也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  
會陛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  
探得符諸將乃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  
赤汗見眾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棄之

復還依俠卿俠卿為制絳單衣半頭赤憤巾所以覆髮也續漢書曰童  
子憤無髮示未成人也半頭憤即空頂憤也其上無髮故  
以為名董仲舒繁露曰以赤統者憤尚赤盆子承漢統故  
用赤之東宮故事曰大子有赤頂憤一枚即半頭憤之製也  
直綦履綦履文也蓋直刺其文以為飾也  
乘軒車大馬赤舄赤舄沈謂以緹絳檐絡也惟也車上油舄沈於軾前絳檐絡也惟以舄履  
者交絡之以為飾續漢書曰王公列侯安車加交絡帷裳也而猶從牧兒崇雖起勇  
力而為眾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通易經遂  
共推宣為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左大司馬謝祿右大司  
馬自揚音以下皆為列卿軍及高陵與更始叛將張卬等  
連和遂攻東都門三輔黃圖曰宣平門長安門東面北頭第一門也其外邪門名東都門入  
長安城更始來降盆子居長樂宮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謹

門毛本作城

後漢書一

劉盆子

十二



呼音火完反護諱也。護拔劍擊柱不能相一。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

獻。兵士輒剽奪之。剽劫也。又數虜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

復固守。至臘日。崇等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黃門持

兵在後。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

欲賀。古者記事書於簡冊。謬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筆。其餘不知書者。起請之。

請其書也。各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農楊音按劍罵曰。諸卿

皆老傭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殺亂。音亦亂也。兒戲尚不如

此。皆可格殺。相拒而殺之曰格。更相辯鬪。而兵眾遂各踰宮。斬關

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

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獨與中黃門共卧起。唯得上

恭  
毛本

觀閣而不聞外事。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

敗後。幽閉殿內。掘庭中蘆菴。爾雅曰。蘆菴。菴音步。捕池

魚而食之。死者因相埋於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尚共擊

鼓。歌舞衣服鮮明。人謂掌祭天之樂者也。見盆子。叩頭言

飢。盆子使中黃門稟之。米入數斗。後盆子去。皆餓死。不出

劉盆子見赤眉眾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

禮。習為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劉盆子

曰。諸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看亂日甚。誠

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

諸君省察。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



式侯事邪劉恭為式侯言衆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

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如故。吏人貢獻。輒見剽

劫。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

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離避也。誠

冀諸君肯哀憐之耳。因涕泣嗟唏。唏與崇等及會者數百

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

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

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

還長安市里。且滿得二十餘日。赤眉貪財物。復出大掠城

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

南郊。車甲兵馬最為猛盛。衆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三馬。

續漢志曰。王車朱班輪。青蓋左右駢駕三馬。從數百騎。乃自南山轉掠城邑。與

更始將軍嚴春戰於郿。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陽城。

番須。中途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極諸陵。取

其寶貨。遂汗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煖者。率皆如生。

漢儀注曰。自腰以下。必玉為札。長八廣一寸。故赤眉得多

行。姪穢。大司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郁夷。郁夷。屬右扶

風。反為所敗。禹乃出之雲陽。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止桂宮。

長安記曰。桂宮在未央宮北。亦曰北宮。日漢中賊延岑出散關屯杜陵。逢安

將十餘萬人擊之。鄧禹以逢安精兵在外。唯盆子與羸弱



居城中乃自往攻之會謝祿叔至夜戰豪街中三輔舊事曰長安城

中有禹兵敗走延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萬人與逢

安戰於杜陵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

散卒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

表裏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

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已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白

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逢安與數千人脫歸長

安時三輔太飢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遣人往往聚

為營保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

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光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

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為二道以要其還

路勅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

引新安兵會宜陽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

湖縣故城在今湖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

軍馮異破之於峽底即嶓坂也在今洛帝聞乃自將幸宜

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為乃遣

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

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

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

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宜陽縣故城韓國城也在今洛



水之比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在宜陽西也

帝令縣尉賜食衆積困餒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明日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

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

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釋名曰蚩癡也又謂崇等曰得

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

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

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

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

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說文曰錚錚金也鐵之錚錚言微有剛利也錚音初

又曰諸卿大為

胡巧反狡好貌也詩曰狡人僚考今相博云音反狡言狡者凡傭之人稍為勝也

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社稷汙井竈溺音奴然猶有三

善攻破城邑劉放曰案文當云攻城破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

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

持其首降自以為功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

冬與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逢安謀

反誅死楊音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關內侯與徐

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為史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

誅帝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為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棗陽

均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列也担寬鹽

地以為列肆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列也担寬鹽

往來物多者惡不償其費故均輸使食其稅終身

後漢書

列傳

一



贊曰聖公靡聞假我風雲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殿借也言聖公初起無所聞知借我卡始順歸歷終然崩分赤眉阻亂也阻時與風雲之便始順歸歷終然崩分赤眉阻亂阻時益子探符雖盜皇器皇器猶神器謂天位也乃食均輸

後漢書列傳卷第一

王劉張李彭盧傳第二

范曄

後漢書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昌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為卜相工明星歷常以為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景帝七子林代孫也好奇數術任俠於趙魏間多通豪猾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王莽傳曰時男子稱劉子輿郎緣是詐武仲白稱劉子輿稱真子與云母故成帝詔者嘗下殿卒僵須臾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使身就館趙后欲害之趙飛也偽易它人子以故得全東觀記曰宮婢生子正與同時即易之也輿年十二劉放曰案上下文皆言



子與此少識命者郎中李曼卿講命謂知與俱至蜀十七

到丹陽丹陽楚所封也在今歸州歸東也二十還長安展轉中山來往

燕趙以須天時須待也林等愈動疑惑乃與趙國大豪李育

張參等通謀規共立郎會人間傳赤眉將度河林等因此

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與以觀衆心百姓多信之更始元年

十二月林等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王之

也立郎為天子林為丞相李育為大司馬張參為大將軍

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

劉城曰案文多下一曰字九有朕孝成皇帝子子與者

也昔遭趙氏之禍因以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東

記曰知命者謂解形河濱削迹趙魏解形猶王莽竊位獲

罪於天天命佑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

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意在人間南嶽諸劉為其

先區聖公先武本自春陵北徙故春朕仰觀天文乃興于

斯以今月壬辰即位趙宮休氣重蒸應時獲雨蓋聞為國

子之襲父古今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諸興義

兵咸以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丞

與功臣詣行在所天子所在疑刺史二千石皆聖公所置

未覩朕之沈滯或不識去就強者負力負持也弱者惶惑今

元元創痍已過半矣瘡傷也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



郎以百姓思漢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以從人望於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明年光武自薊得郎檄南走信都走也音子豆反發兵徇旁縣遂攻栢人不下議者以為守栢人不如定鉅鹿光武乃引兵東北圍鉅鹿郎太守王饒據城數十日連攻不剋耿純說曰又守王饒士衆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光武善其計乃留將軍鄧滿續漢書滿作滿守鉅鹿而進軍邯鄲屯其郭北門郎數出戰不利乃使其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坐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興者乎威請求萬戶侯光武曰顧

得全身可矣顧猶念也威曰邯鄲雖鄙并力固守尚曠日月終不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辭而去因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立為反間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道死追斬之

劉永

劉永者梁郡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也傳國至父立元始中立與平帝外家衛氏交通衛氏平帝母家也中山衛子豪之女為王莽所誅更始即位永先詣洛陽紹封為梁王都睢陽永聞更始政亂遂據國起兵以弟防為輔國大將軍防弟少公御史大夫封魯王遂招諸豪傑沛人周建等並署為將帥攻下

傳  
毛本



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  
賊帥山陽佼彊為橫行將軍西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佼音絞是時  
東海人董憲起兵據其郡而張步亦定齊地永遣使拜憲  
翼漢大將軍步輔漢大將軍與共連兵遂專據東方及更  
始敗永自稱天子建武二年夏光武遣虎牙大將軍蓋延  
等伐永初陳留人蘇茂為更始討難將軍與朱鮪等守洛  
陽鮪既降漢茂亦歸命光武因使茂與蓋延俱攻永軍中  
不相能茂遂反殺淮陽太守掠得數縣據廣樂而臣於永  
永以茂為大司馬淮陽王蓋延遂圍睢陽數月拔之永將  
家屬走虞虞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虞城縣虞人反殺其母及妻子永

與麾下數十人奔譙蘇茂佼彊周建合軍救永為蓋延所  
敗茂奔還廣樂彊建從永走保湖陵三年春永遣使立張  
步為齊王董憲為海西王於是遣大司馬吳漢等圍蘇茂  
於廣樂周建率眾救茂茂建戰敗棄城復還湖陵而睢陽  
人反城迎永反音備吳漢與蓋延等合兵圍之城中食盡永  
與茂建走贊今亳州縣也諸將追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  
封吾為列侯蘇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紆為梁王佼彊  
還保西防四年秋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紆建  
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救之紆建亦出兵與武等戰不尅  
而建兄子誦反閉城門拒之建茂紆等皆走建於道死茂

後漢書二

列傳

四



奔下邳與董憲合紆奔佼彊五年遣驃騎大將軍杜茂攻  
佼彊於西防彊與劉紆奔董憲時平狄將軍龐萌反叛遂  
襲破蓋延引兵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桃鄉  
故城在今兗州  
冀州縣西北也

### 龐萌

龐萌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立以為冀州牧將  
兵屬尚書令謝躬共破王郎及躬敗萌乃歸降光武即位  
以為侍中萌為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常稱曰可以託六尺  
之孤寄百里之命者解見龐萌是也拜為平狄將軍與蓋  
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已自

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  
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  
會睢陽憲聞帝自討龐萌乃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  
蘭陵使茂彊助萌合兵三萬急圍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  
留輜重自將輕騎三千步卒數萬晨夜馳赴次任城去桃  
鄉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賊亦勒兵挑戰帝不聽乃休士  
養銳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時吳漢等在東  
郡馳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衆疲困而不能  
下及吳漢與諸將到乃率衆軍進桃城而帝親自搏戰大  
破之萌茂彊夜棄輜重逃奔董憲乃與劉紆悉其兵數萬



人屯昌慮自將銳卒拒新陽新陽將屬東海郡帝先遣吳漢擊破

之憲走還昌慮漢進守之憲恐乃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

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丞縣北丞音時證反

帝至菴菴音皮又音姿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

之食當退勅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

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復大破之衆皆奔散遣吳漢追擊

之佼彊將其衆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入繒山繒山名故

得數百騎迎憲入郟城吳漢等復攻拔郟憲與龐萌走保

胸胸縣名屬東海郡今海州胸山縣西有故胸城秦始皇立石以為東關門即此地也劉紆不知所

歸軍士高扈斬其首降梁地悉平吳漢進圍胸明年城中

穀盡憲萌潛出襲取贛榆贛榆縣名今海州東海縣也贛音貢琅邪太守陳

俊攻之憲萌走澤中會吳漢下胸城進盡獲其妻子劉

一案文多憲乃流涕謝其將士曰妻子皆已得矣為吳漢所得也嗟

乎又苦諸卿乃將數十騎夜去欲從間道歸降而吳漢校

尉韓湛追斬憲於方輿方輿音預方輿人黔陵亦斬萌皆傳

首洛陽封韓湛為列侯黔陵關內侯

張步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漢兵之起步亦聚衆數千轉攻傍縣下數城自為五威將軍遂據本郡更始遣魏郡王



閔為琅邪太守步拒之不得進閔為檄曉喻吏人降得贛  
榆等六縣收兵數千人與步戰不勝時梁王劉永自以更  
始所立貪步兵彊承制拜步輔漢大將軍忠節侯督青徐  
二州使征不從命者步貪其爵號遂受之乃理兵於劇劇  
名在今青州壽光縣南也以弟弘為衛將軍弘弟藍玄武大將軍藍弟  
壽高密太守遣將徇太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諸  
郡皆下之步拓地寢廣寢漸也兵甲日盛王閔懼其衆散乃  
詣步相見欲誘以義方步大陳兵引閔怒曰步有何過君  
前見攻之甚乎閔按劍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距  
閔攻賊耳何謂甚邪步嘿然良久離席跪謝乃陳樂獻酒

待以上賓之禮令閔關掌郡事關通也建武三年光武遣光  
祿大夫伏隆持節使齊拜步為東萊太守劉永聞隆至劇  
乃馳遣立步為齊王步即殺隆而受永命是時帝方北憂  
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及劉永死步  
等欲立永子紆為天子自為定漢公置百官王閔諫曰梁  
王以奉本朝之故是以山東頗能歸之今尊立其子將疑  
衆心且齊人多詐汲黯曰公孫弘之詞宜且詳之步乃止五年步聞  
帝將攻之以其將費邑為濟南王屯歷下冬建威大將軍  
耿弇破斬費邑進拔臨淄步以弇兵少遠客可一舉而取  
乃悉將其衆攻弇於臨淄步兵大敗還奔劇帝自幸劇步



退保平壽今青州北海縣也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

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柰何就攻其營既

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負愧也再言之者愧之甚帝乃遣

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使奉其首

降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皆赦之封步為安丘侯後與家

屬居洛陽王閔亦詣劇降八年夏步將妻子逃奔臨淮與

弟弘藍欲招其故眾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追擊斬之

王閔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為中常侍時

倖臣董賢為大司馬寵愛貴盛閔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

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恒懼閔曰元

后請奪之即帶劍至宣德後闈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宣德殿闈宮中門也舉

手叱賢曰宮車已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

何事又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閔必死不敢拒之乃跪

授璽綬閔馳上太后朝廷壯之及王莽篡位僭忌閔乃出

為東郡太守閔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閔獨完全

東郡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

### 李憲

李憲者潁川許昌人也王莽時為廬江屬令王莽每郡置屬令職如郡

尉莽末江賊王州公等起眾十餘萬攻掠郡縣莽以憲為

偏將軍廬江連率擊破州公莽敗憲據郡自守更始元年

潛  
毛本



自稱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為天子。置公卿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四年秋，光武幸壽春，遣楊武將軍馬成等擊憲圍舒。廬江至六年正月，拔之。憲亡走，其軍士帛意、帛姓也。宋見韓非子也。追斬憲而降。憲妻子皆伏誅。封帛意、漁浦侯。後憲餘黨淳于臨等，猶聚衆數千人，屯灤山，攻殺安風。令灤山安豐皆縣名，屬廬江郡。灤縣故城，今壽州也。劉放曰：案傳作安風。注作安豐。安風、安豐皆是縣名。從傳是。楊州牧歐陽歛遣兵不能剋。帝議欲討之。廬江人陳衆為從事，白歛請得喻降。臨而降之也。於是乘單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灤山人共生為立祠，號白馬陳從事云。

彭寵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為漁陽太守，偉容貌，能飲飯。飯音快。遠反。有威於邊。王莽居攝，誅不附己者，宏與何武、鮑宣並遇害。寵少為郡吏，地皇中為大司空士。王莽時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元士三人。劉放曰：案王莽傳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士三人。此文不具少置大夫三人。夫八字。從王邑東拒漢軍，到洛陽，聞同產弟在漢兵中，懼誅，即與鄉人吳漢亡至漁陽，抵父時吏。抵歸也。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謂幽州也。承制得專拜二千石，已下。鴻至，寵以寵漢並鄉閭故人，相見歡甚，即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漢安樂令。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也。及光武鎮慰河北，至薊，以書招寵。寵具牛酒，將上謁。會王郎詐立傳檄。

後漢書

卷九

九



燕趙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衆多疑或欲從之  
吳漢說寵從光武語在漢傳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  
寇恂詣寵結謀共歸光武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  
長史及都尉嚴宣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狐奴縣名屬漁陽郡與上  
谷軍合而南及光武於廣阿光武承制封寵建忠侯賜號  
大將軍遂圍邯鄲寵轉糧食前後不絕及王郎死光武追  
銅馬北至剡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高負恃也光武接之  
不能滿以此懷不平不能滿其意故心不平也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  
朱浮浮對曰前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遺寵以所服劍又倚  
以為北道主人寵謂至當迎問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

所以失望浮因曰王莽為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  
語曰夜一斗甄豐字也豐平帝時為少府王莽篡位時為更始將軍及莽篡  
位後豐意不平卒以誅死光武大笑以為不至於此及即  
不得志歎曰我功當為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  
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鐵官寵轉以質穀貿易也積珍寶  
益富疆朱浮與寵不相能浮數譖構之建武二年春詔徵  
寵寵意浮賣已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吳漢蓋延等書盛  
言浮枉狀枉諸已之狀也固求同徵帝不許益以自疑而其妻素  
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懷



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  
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  
剡分兵徇廣陽上谷右北平又自以與耿況俱有重功而  
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況况不受輒斬其使秋帝使游擊  
將軍鄧隆救剡隆軍路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  
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還也若汝  
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  
後大破隆軍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寵遂拔右北  
平上谷數縣遣使以美女繒絲賂遺匈奴要結和親單于  
使左南將軍七八千騎往來為游兵以助寵又南結張步

及富平獲索諸豪傑皆與交質連左傳曰交質往來道  
路無壅前書音義曰以利遂攻拔剡城自立為燕王其妻  
合曰從以威力相脅曰橫東觀記曰夢肅和冠帳踰城見徒推  
數惡夢又多見怪變東觀記曰夢肅和冠帳踰城見徒推  
地求之不得也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子后蘭卿  
質漢歸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五年春寵齋獨  
在便室便坐之室非正室也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著林  
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命教收縛奴婢各  
置一處劉放曰案文多一命字教又以寵命呼其妻妻  
入大驚東觀記曰妻入驚曰奴反寵急呼曰趣為諸將軍  
辦裝呼奴為將軍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



素下毛本百所字

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愛也今為子密所迫劫耳解我  
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戶  
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  
之被馬六疋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  
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  
之稽傳也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使持記馳出城因以  
誚闕封為不義侯明旦閤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屍  
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王以子后蘭卿為將  
軍國師韓利斬午首誚征虜將軍祭遵降夷其宗族

盧芳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

續漢志曰三水縣有左右谷故城在

今涇州安定縣南

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芳由是詐自稱武帝曾

孫劉文伯曾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為武帝皇后生  
三子遭江充之亂太子誅皇后坐死中子次卿亡之長陵  
小子回卿逃於左谷霍將軍立次卿迎回卿回卿不出因  
居左谷生子孫卿孫卿生文伯常以是言誑惑安定間王  
莽未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為騎都  
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三水豪傑共計議以芳劉氏  
子孫宜承宗廟乃共立芳為上將軍西平王欲平定西方故以為號  
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學子曰匈奴本與漢約為兄弟



高祖時與冒頓單于約為兄弟後匈奴中衰呼韓邪單于歸漢漢為發兵

擁護世世稱臣呼韓邪單于歸漢入朝今漢亦中絕劉氏

來歸我亦當立之令尊事我乃使句林王將數千騎迎芳

句音古芳與兄禽弟程俱入匈奴單于遂立芳為漢帝以

程為中郎將將胡騎還入安定初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

人田颯代郡人石鮪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建武四年單

于遣無樓且渠王入五原塞塞屬五原郡與李興等和親

告興欲令芳還漢地為帝五年李興閔堪引兵至單于庭

迎芳與俱入塞都九原縣九原縣名故城在掠有五原朔

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通兵侵苦北邊六

年芳將軍賈覽將胡騎擊殺代郡太守劉興芳後以事誅

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橋

扈恐懼叛芳舉郡降光武令領職如故後大司馬吳漢驃

騎大將軍杜茂數擊芳並不剋十二年芳與賈覽共攻雲

中又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降芳知羽翼外附

心脅內離遂棄輜重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眾盡歸隨昱

昱乃隨使者程恂詣闕拜昱為五原太守封鏑胡侯鏑謂

之故以為名下有昱弟憲武進侯十六年芳復入居高柳

高柳縣名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與閔堪兄林使使請降乃立芳為代王

堪為代相林為代太傅賜繒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



疏謝曰臣芳過託先帝遺體棄在邊陲社稷遭王莽廢絕以是子孫之憂所宜共誅故遂西連羌戎北懷匈奴學子不忘舊德權立救助是時兵革並起往往而在臣非敢有所貪覬也覬望也期於奉成宗廟興立社稷是以又僭號位十有餘年罪宜萬死陛下聖德高明躬率衆賢海內賓服惠及殊俗以肺附之故肺附若肝肺相附赦臣芳罪加以仁恩封爲代王使備北藩無以報塞重責冀必欲和輯匈奴輯音才入反郭景純云古集字不敢遺餘力負恩貸負猶背也謹奏天子玉璽思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朝南及昌平昌平縣名故城在今幽州昌平縣東南有詔止令更朝明年歲芳自道還憂恐乃

復背叛遂反與閔堪閔林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及妻子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初安定屬國胡與芳爲寇及芳敗胡人還鄉里積苦縣官徭役其中有駁馬少伯者素剛壯二十一年遂率種人反叛與匈奴連和屯聚青山青山在今慶州有青山水乃遣將兵長史陳訢呂忱云訢古欣字率三千騎擊之少伯乃降徙於異縣異縣屬天水郡今秦州伏羌縣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左傳晉庚問於史趙曰陳其述亡乎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代祀虞之代數未也孔子曰寬則得衆夫能得衆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周人之思邵公愛其甘



崇詩序曰其崇美邵伯也邵伯鍾訟又況其子孫哉劉氏

之再受命蓋以此乎若數子者豈有國之遠圖哉劉放

又理蓋有經字也國上少一字不成因時擾攘苟恣縱而已耳然猶以附假

宗室能拙強歲月之間拙強謂強梁也前書伍被謂淮南

命觀其智略固無足以憚漢祖發其英靈者也言此數子

敏不足奮發靈而憚畏之也

贊曰天地閉華華故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天地華

野戰羣龍喻英雄並起也易曰龍戰于野昌芳僭詐梁竊

連鋒梁王劉永張步寵負強地據漁憲縈深江起廬實惟非律

代委神邦易曰師出以律律法也言反叛非用師之法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



隗囂公孫述傳第三

范曄

後漢書十三

隗囂

唐章懷太子賢注

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

成紀縣名。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

少仕州

郡。王莽國師劉歆引囂為士。

王莽置國師位。上公。士其屬也。莽制九卿分屬三公。每

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

歆死。囂歸鄉里。季父崔素豪俠。能得

衆。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

異人周宗謀起兵應漢。囂止之曰。夫兵凶事也。

史記范蠡曰。兵者凶

器戰者逆德。

宗族何辜。崔不聽。遂聚衆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

戎大尹。

平襄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北。王莽改天水郡曰鎮戎郡。守曰大尹。

崔廣



等以為舉事宜立主以一衆心咸謂囂素有名好經書遂  
 共推為上將軍囂辭讓不得已曰諸父衆賢不量小子必  
 能用囂言者乃敢從命衆皆曰諾囂既立遣使聘請平陵  
 人方望以為軍師平陵縣名屬右扶風也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  
 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  
 漢為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乎宜急立高廟  
 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於神者也易觀卦曰聖人神道設教而大矣  
 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除地以開兆域茅茨土階  
 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囂從其言遂立廟邑  
 東祀高祖太宗世宗囂等皆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史祀也

祀毛本作禮

望者所以祀也祝畢有司穿坎于庭禮司盟掌盟載之法也鄭玄注曰載盟辭也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醴之牽馬操刀奉盤錯鋌遂割牲而盟臣賢拔第該音引字詁錯即題音徒啓反方言曰宋楚之間謂益為題據下文云題不濡血明非益盞之類前書句奴傳云漢遣替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燒酒應劭云留犁飯匕也撻撻也以此而言鋌即匙字錯置也音七故反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天道興輔劉宗如懷姦慮明神殛之殛誅也高祖文皇武皇俾墜厥命厥宗受兵族類滅亡有司奉血鋌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鋌不濡血軟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既而糴血加書一如古禮事畢移檄告郡國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

後漢書三

卷三

二



虎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

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

夫屬正屬令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

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相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

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代其官其無

爵者為尹又置六隊部置大夫職如太守○劉放曰大尹

尹隊大夫案王莽置六隊郡各置大天故云尉隊大

夫此多一尹字又注云又置六隊部也故新都侯王莽慢侮

置大夫少六尉二字部又當作郡也

天地悖道逆理鴆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偽作

符書蓋造五威將軍王奇等珙符命四欺惑眾庶震怒上

帝反戾飾文以為祥瑞大風毀莽王路堂又拔其昭寧堂

仙圖天意立太子正其名乃立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戲弄

其子臨為太子以為祥瑞也

謂仙人掌券有白頭公青表莽曰皇祖教父子僑欲來迎

我也歌頌禍殃謂莽作告天象自陳功勞千餘言能誦象

文者除曰案本傳作五十餘人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前

米先世曰南山之竹不足以書我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

略舉大端以喻吏民蓋天為父地為母尚書曰惟天禍福

之應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

行援引史傳王莽每有灾禍皆引史傳以文飾之前書說

大災則哭以厭之故周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乎嗷呼告

天以求救莽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待命因搗心大哭

昔秦始皇毀壞論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史記曰秦始皇

太古有號無論中古有號死而後始行為論如此則子議父



萬六千歲曆紀六歲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逆天

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絡猶經絡也謂莽分田為

王田賣買不得莽更名天下田曰規錮山澤奪民本業制

名山大澤取造起九廟窮極土作廟二曰虞帝始祖昭廟三

日陳胡三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代祖昭廟五曰濟北懿

王王祖穆廟六曰齊南伯王尊廟昭廟七曰元城孺子王

尊廟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昭廟九曰新都顯王穆廟致皆

重屋太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半之為銅

薄櫺飾以金銅珣文窮極土工之巧功費數百鉅萬卒徒

死者萬數也○劉攽曰窮極土作案文土當作工凡興作

不專在土也又注七曰元城孺子王發冢河東攻劫

案本王翁孺故稱孺王不當有孺子字發冢河東攻劫

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

口語赤車奔馳續漢志曰小使車赤轂白法冠晨夜冤繫

無辜續漢志曰法冠一曰杜妄族衆庶行炮烙之刑除順

時之法恭作焚如之利順殺陳良終帶等二十七人莽灌

以醇醢裂以五毒莽以董忠反收忠宗族以醇醢之政令日

變官名月易莽州郡官名改無常制乃至歲復變更一貨

幣歲改時以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皆

非井田制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蹙號泣市道設為

六管管主也莽設六管之令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增重

賦斂刻剥百姓厚自奉養苞直流行財入公輔禮記曰苞

考民坐挾銅炭没入鍾官莽時關東大飢蝗人犯鑄錢伍

後漢書三

鬼景

曰



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其頸傳誦種官八十萬數到徒隸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種官主鑄錢之官也

殷賁數十萬人工匠飢死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

北攻強胡南擾勁越莽今十二部將同時十道並出大擊

不附莽諷莽起兵以殺周歆詐西侵羗戎東摘滅豸摘擾也

殺耶耶弟承起兵以殺周歆詐使四境之外並入為害緣邊之郡江海之瀕條地無類地無遺類也

也滌蕩也蕩故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陷饑饉之所夭疾

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屍不掩生者則奔亡流

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比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

矜降罰于莽妻子顛殞還自誅刈顛踣也殞絕也莽叔具

數殺其子大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

泣失明病卒將軍王涉涉曲陽侯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

秩宗陳茂舉眾外降莽首五威司命孔仁敗今山東之兵

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

四布宣風中岳中岳嵩高也謂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

祖之舊制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

復其爵號莽貶句町王為侯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單于然

後還師振旅橐弓周禮曰出日理兵入日振旅詩周

息也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百姓無負流亡

其業則其業則驚乃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



大尹王向莽從弟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皆無叛者。囂乃移書於向。喻以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以徇百姓。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更始二年。遣使徵囂及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為更始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弘不世之功。不世言非代而大事草創。草創謂初始也英雄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望平陵人以與囂別郡故言異域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新序云郭隗謂昭王曰王誠欲致上請從隗始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帥之樂毅自魏往騶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

爭赴故欽承大旨。順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大勲方緝。今俊又並會羽翮。比肩。管子曰桓公謂管仲曰魯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目望無耆耆之德。而猥託賓客之上。猥猶也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誠終不背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句踐乘偏舟於五湖。偏舟特舟也。收責謂收其罪責也。史記曰范蠡與句踐滅吳為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會稽之誅。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故望云范蠡乘偏舟於江湖。劉放曰偏舟案史傳皆作扁舟。扁特也。不當用偏字。咎犯謝罪。文公亦遂巡於河上。遠巡不進也。左傳曰晉公子重耳反國君。延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以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夫以二



子之賢。勒銘兩國。猶割跡歸。懇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  
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  
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真。烏氏縣名。屬安定郡。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東也。願  
將軍勉之。囂等遂至長安。更始以為右將軍。崔義皆即舊  
號。其冬。崔義謀欲叛歸。囂懼并禍。即以事告之。崔義誅死。  
更始感囂忠。以為御史大夫。明年夏。赤眉入關。三輔擾亂。  
流聞光武即位河北。囂即說更始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  
老良。更始不聽。諸將欲劫更始東歸。囂亦與通謀。事發覺。  
更始使使者召囂。囂稱疾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  
自守。更始使執金吾鄧曄。謝承書曰。曄南陽南鄉人。勁悍廉直。為名將。兵圍囂。

囂閉門拒守。至昏時。遂潰圍。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三輔  
黃圖曰。長安城南面西頭門。亡歸天水。復招聚其眾。據故地。自稱西州  
上將軍。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囂素謙恭。  
愛士。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前王莽平河大尹長安谷恭  
為祭酒。前書音義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申屠剛杜林  
為持書。持書。即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人行巡阿  
陽人王捷長陵人王元為大將軍。東觀記曰。元杜陵人。阿陽縣名。屬天水郡。本為  
河陽者。誤也。杜陵金丹之屬。為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  
建武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禹裨將馬援引



兵叛禹西向天水。冀逆擊破之於高平。縣名今原州高平縣盡獲輜重。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冀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冀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涇陽縣名屬安定郡今原州平涼縣南涇陽故城是也冀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三年。冀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其風。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籍之良厚。慰安也籍薦也言安慰而薦籍之良甚也時陳倉人呂鮪擁眾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冀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

德三分天下。有但驚馬。鈔刀不可強扶。周禮校人掌六馬其二以服事故文松青金也。以揚而色青。貴謂云。鈔刀數。蒙伯樂一顧之價。戰國策曰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棼曰人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市人莫知其言。願子遂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知其言。一旦而價十倍。而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絕羣。張敞書曰不過十步。自託驥驥之尾。乃騰千里之路。然無損於驥。驥得使蒼蠅絕羣也。見敞傳隔於盜賊。殷問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躑躅猶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他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角力猶爭力也



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秋一歲中成功之時。故舉以為言。

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事見史記。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解構猶聞構也。自是恩禮愈篤。其後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授囂囂。自以與述敵國。耻為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以故示囂。因使討蜀。以效其信。囂乃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文伯。盧芳字也。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初囂與來歙馬援

相善。故帝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不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五年。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以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以為胡騎校尉。封鐫羌侯。胡騎校尉。武帝置。秩二千石也。

而囂將王元王捷常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元遂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喁喁。衆口也。一旦敗壞。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謂張步。據齊。董憲。起東海。李憲。守舒。劉紆。居臨。惠。佼。彊。周建。秦。豐。等各據州郡。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謂馬援說。歸光武。謂歸光武。謂歸光武。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



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

地。紫秦舊迹。表裏山河。秦外山而內河左元請以一丸泥

為大玉。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

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

猶足以霸。前書徐樂曰。圖王不要之魚。不可脫於淵。老子

不可脫於泉。脫失神龍失執。即還與蚯蚓同。慎子曰。騰蛇

也。失泉則涸矣。神龍失執。即還與蚯蚓同。慎子曰。騰蛇

雲雲罷霧。除與蚯蚓蠶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

院。欲專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東觀記曰。杜林先

師諒京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以蠶子內侍。公孫述遠

據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

隴蜀。說文曰。虛傳也。告示禍福。蠶窟客掾史。多文學生。每所上事。

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故帝有所辭答。尤加意焉。蠶復遣

使周游詣闕。先到馮異營。游為仇家所殺。帝遣衛尉鉅期

持珍寶繒帛賜蠶。期至郿被盜。郿今華州亡失財物。帝常

稱蠶長者。務欲招之。聞而歎曰。吾與隗蠶事。欲不諧。使來

見殺。得賜道亡。會公孫述遣兵寇南郡。南郡今乃謂蠶當

從天水伐蜀。因此欲以潰其心腹。蠶復上言。白水險阻。棧

閣絕敗。白水縣有閣。蜀漢洪郡棧閣又多設又柱帝

知其終不為用。巨欲討之。巨猶遂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

軍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來歙奉璽書喻百蠶



疑懼即勒兵使王元據隴城城在秦州記曰隴城在秦州西

源縣伐木塞道謀欲殺歙歙得亡歸諸將與囂戰大敗各

引退囂因使王元巡侵三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

祭遵等擊破之囂乃上疏謝曰吏人聞大兵卒至驚恐亡

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

昔虞舜事杖則走小杖則受家語孔子謂臣雖不敏

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遂

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恂帝

不忍復使來歙至沔沔水名因以為縣屬右扶風賜囂書

曰昔柴將軍與韓信書柴將軍柴武也信韓王信也信

及入匈奴與漢戰故武與之書也

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

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則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

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

矣浩亦大也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

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明年述以囂為

朔寧王欲其寧靜也遣兵往來為之援執秋囂將步騎三萬

侵安定至陰槃陰槃縣名屬安定郡今涇州縣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

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沔兵並無利乃引還帝因令來歙以

書招王遵遵乃與家屬東詣京師拜為太中大夫封向義

侯續漢書云遵降封上雜侯遵字子春霸陵人也父為上郡太守遵少



豪俠有才辯。雖與囂舉兵。而常有歸漢意。曾於天水私於  
來歙曰。吾所以戮力不避矢石者。豈要爵位哉。徒以人思  
舊主。先君蒙漢厚恩。思効萬分耳。又數勸囂遣子入侍。前  
後辭諫切甚。囂不從。故去焉。八年春。來歙從山道襲得略  
陽城。囂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隴。抵行廵守番  
須口。番須口與回中相近並在汧王孟塞雞頭道。雞頭山道也。雞或作  
原州牛邯軍瓦亭。安定烏支縣有瓦亭故關。有瓦亭川水在今原州南。囂自悉其大  
衆圍來歙。公孫述亦遣其將李育田弇助囂攻略陽。連月  
不下。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使王遵持節監大司  
馬吳漢留屯於長安。遵知囂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

有歸義意。以書喻之曰。遵與隗王軟盟為漢。自經歷虎口。  
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以西。周洛謂東都也。無所統壹。故  
為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  
外夷之亂。數年之間。異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都。以歸  
本朝。生民已來。臣人之執。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將  
吏羣居穴處之徒。穴處言所識不遠也。人人抵掌。說文抵。擊也。戰國策曰。蘇秦與李  
克抵掌而談也。欲為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  
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抗腕。垂涕登車。  
抗。持也。史記云。天下之士莫不抗腕以言之。幸蒙封拜。得延論議。遵為太中大夫。在論議之  
職。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



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扼當

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覩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

在泥滯之中而不滓汚也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

齊新序曰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無忘束縛從魯也使審

威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黥布杖劍以歸漢南王高祖使

遇嚴兵之鋒可為怖慄宜斷之心曾參之有識耶得書沈

吟十餘日乃謝士眾歸命洛陽拜為太中大夫於是囂大

將十三人屬縣十六眾十餘萬皆降王元入蜀求救囂將

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西城縣名屬漢陽郡一名始昌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而田

李育保上邽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

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田橫為齊王天下既定橫與賓客五百人居海島高

祖使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事見前書若遂欲為黔布者亦自任也必不

遂如黔布云欲為帝亦任之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與征南

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上邽車

駕東歸穎川賊起月餘楊廣死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

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

軍亟罷亟音紀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何休公羊傳云刎割也

數月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

大呼曰百萬之眾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



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會吳漢等食盡退去於是安定

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囂九年春囂病且餓出城餐糗糲

鄭康成注周禮曰糗熬大豆與米也說文曰糗乾飯也 志憤而死續漢志曰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

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人將

置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為天子遂破滅囂少病塞

吳門箕都門名 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為王明年來歙耿

也 有緹羣山 周宗行巡苟

弇蓋延等攻破落門落門聚名也 周宗行巡苟

宇趙恢等將純降宗恢及諸隗分徙京師以東純與巡宇

徙弘農唯王元留為蜀將及輔威將軍臧宮破延岑元舉

眾詣宮降元字惠孟初拜上蔡令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

下獄死宋錄曰平陵之王惠孟鏘鏘激鼻囂述困于東平也 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

勇力才氣雄於邊垂及降大司空司直杜林劉放曰案

當作徒字北 太中大夫馬援並薦之以為護羌校尉與來

歙平隴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十騎亡入胡至武威捕得

誅之

論曰隗囂援旗糾族援引也 假制明神謂立高祖等廟而祭之也 迹

夫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于大國東

於漢南拒於蜀左傳 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壑百二者以

曰介于二大國之間 區區兩郡隴西天水 以禦堂堂

二萬人當諸疾百萬人前書 區區兩郡隴西天水 以禦堂堂

曰田肯賀高祖秦得百二焉 區區兩郡隴西天水 以禦堂堂

之鋒言先武親征之也 魏武至使窮廟策竭征徭身歿眾

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桀四方



雄傑者皆獲集而有之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者矣亢喉龍也謂王復自刎也

功全則譽顯業謝則釁生回成喪而為其議者或未聞焉

成喪猶成敗也言事之成敗在於天命不由人力能回為此議者寡故未之聞也若豈會符軍

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天力謂光武天所授也言不過光武為敵則不

謝西伯也嗤笑也

公孫述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無鹽徙焉

哀帝時以父任為郎任保任也東觀記曰成帝末述父仁為侍御史任為太子舍人稍增秩為

郎後父仁為河南都尉秦置郡尉與良禁捕盜賊景帝更名都尉秩比二千石也而述

補清水長清水縣名屬入水郡今秦州縣仁以述少遣門下掾隨之官

州郡有掾皆自辟除之常居門下故以為疏月餘掾辭歸白仁曰述非待教者

也後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

謂有鬼神言明王莽天鳳中為導江卒正居臨邛王莽改蜀郡曰

導江太守曰卒正臨邛今邛州縣也復有能名及更始立豪傑各起其縣以

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入略漢中又商人王岑

亦起兵於雒縣商今商州商雒縣也雒縣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自稱定漢將軍

殺王莽庸部牧以應成王莽改益州為庸部其牧宋遵也眾合數萬人述

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意惡之召縣

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

也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室屋燒燔此寇賊非



義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豪傑皆叩頭曰：願效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乃選精兵千餘人，西擊成等。比至成都，眾數千人，遂攻成大破之。成將垣副殺成，以其眾降。風俗通曰：垣，秦邑也。因以爲姓。秦始皇有將垣，歸東。

觀記曰：初，副以漢中亭長聚眾降成，自稱輔漢將軍。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險，眾附，有自立志，乃使其弟恢恢本或作恢於綿竹擊寶忠，大破走之。綿竹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故城今在縣東。由是威震益部。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枚乘諫吳王曰：

湯武之士若奮威德，以投天際。天時之霸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爲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強，遠方士庶多往歸之。印笮印笮皆西南夷國名，笮音昨，見西南夷傳。皆來貢獻。李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飢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無塊壤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左思蜀都賦曰：戶瓜疇芋，區前書卓王孫曰：吾聞嶧山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女工之業，左思蜀都賦曰：器外盛曰械。又有魚鹽銅銀之利。丙允出嘉魚在漢中，山其朱提界出銀，朱音。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朱提音上移反斗

後漢書

卷之

三



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史記曰楚蕭王為扞關以拒蜀故基在今硤州巴山縣

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

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

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穀聞於天下而名號未

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曰帝王有命

吾何足以當之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詩云天命靡常易曰百姓與能

也能者當之王何疑焉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公子系十二

為期說文云二音私系音係胡計反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

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

光耀述以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

遂自立為天子號成家以起成都故號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龍興元

年以李熊為大司徒以其弟光為大司馬恢為大司空改

益州為司隸校尉蜀郡為成都尹漢以京師為司隸校尉部置京兆尹中興以洛

陽為司隸校尉部置河南尹故述數焉越雋任貴亦殺王莽大尹而據郡降

述遂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在漢陽西縣梁州記曰關也北守

南鄭今梁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北也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關中江

地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關中豪桀呂

等往往擁眾以萬數莫知所屬多往歸述時延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邳各

稱將軍擁兵事見馮異傳皆拜為將軍遂大作營壘陳車騎肄習戰射



會聚兵甲數十萬人積糧漢中築宮南鄭又造十層赤樓

帛蘭船蓋以帛飾其蘭也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備置公卿百官使

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眾出陳倉與呂鮪徇三輔三年征

西將軍馮異擊鮪育於陳倉大敗之鮪育奔漢中五年延

岑田戎為漢兵所敗皆亡入蜀岑字叔牙南陽人東觀記曰

縣始起據漢中又擁兵關西關西所在破散劉放曰人多兩關西

字走至南陽略有數縣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轉寇郡縣

眾數萬人岑戎並與秦豐合豐俱以女妻之及豐敗故二

人皆降於述述以岑為大司馬封汝寧王戎翼江王六年

述遣戎與將軍任滿出江關下臨沮夷陵間華陽國志曰

巴楚相攻故

置江關舊在赤中城後移在江川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復縣南臨沮野名夔國屬南郡故城在今

陽縣西北夷陵縣名楊南郡今峽川縣也故城在今縣西北○劉放曰注今夔州復縣案文少一魚字

招其

故眾因欲取荊州諸郡竟不能剋是時述廢銅錢置鐵官

錢置鐵官以鑄錢百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謠言曰黃牛白腹五銖

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錢漢貨也言

天下當并還劉氏述亦好為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

記以為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尚書考靈樞曰孔子為赤制故

作春秋赤者漢行也言孔子作春秋斷十二公象漢十二帝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

盡也漢十一帝言十一代者并數呂右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錄運法曰

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錄運法括地象



並河圖名也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

金也乙卯能也述言西方太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金

據西方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

得龍興之瑞數移書中國莫以惑動衆心帝患之乃與述

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

邪東觀記曰光武與述書曰承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

足效乎王莽詐以鐵契石龜文圭玄君非吾賊臣亂子倉

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何足數也數責君日月已逝妻子

弱小當早為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老子曰

器下可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明年隗囂稱臣

於述述騎都尉平陵人荆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

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左傳宋子罕曰天

祖無前人之迹立錐之地言漢祖起自布衣無公劉大王

立錐之地起於行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者數矣然

軍敗復合創愈復戰韓信軍復大振也創愈謂在於成寧

問項羽射傷漢何則前死而成功踰於却就於滅亡也劉

文勢不可併用兩於字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

強士附威加山東隗囂云名震西州流聞山東是威加也

遇更始攻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四方瓦解淮南子曰武

王伐紂左操

公孫述



黃鉞右秉白旄而走黃鉞則瓦解而走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

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章句謂鄭興等也復

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

之憂以葛居西無東之意故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

三使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發間使召攜貳間使謂來

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

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

之變王氏即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

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

會倚巫山之固巫山在今夔州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

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

自服如此海內震搖莫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曰

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

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

疆者也邽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邽謂周

王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亟急而坐談

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為西伯也述然邽言欲悉發北軍

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

兵并執蜀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



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述性奇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見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然少為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乘駕屬車三十六乘公卿不在鹵簿然後中侍中驂乘奉車御前鑾旗旄騎旄頭之陳置陞驅九游雲罕鳳皇關戰皮軒然後然後房隴又立其兩子為王倉推為廣漢各數縣羣臣多諫以為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遷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八年帝使諸將攻隗囂述遣李育將萬餘人救囂囂敗并沒其軍蜀地聞之恐動述懼欲安眾心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倉述以色尚白故改之自王莽以來常空述即詐使

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羣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俄而囂將王元降述以為將軍明年使元與領軍環安拒河池河池今鳳州縣也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兵下江關破虜將軍馮駿等拔巫及夷陵夷道夷道縣名蜀南郡故城在今陝州宜都縣西北今因據荆門荆門山在今陝州宜都縣西北今尚有故城基址在山上十一年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等大敗述將王政斬滿首降于彭田戎走保江州江州縣名屬巴即故城今俞州巴縣城邑皆開門降彭遂長驅至武陽武陽縣名故城在今眉州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揚雄法言曰王者之言炳若丹青

後漢書 卷之...



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隆少皆勸  
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中郎將  
來欵急攻王元環安安使刺客殺欵述復令刺殺岑彭十  
二年述弟恢及子壻史興並為大司馬吳漢輔威將軍臧  
宮所破戰死自是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  
不能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詔諭述曰往年詔書比下北漢  
開示恩信勿以來欵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誼則家族  
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將帥疲倦吏士思  
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述終無  
降意九月吳漢又破斬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漢兵

遂守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  
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  
士五千餘人以配岑於市橋市橋即七星之一橋也李膺  
益州記曰七星橋舊市橋也  
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偽建旗幟幟幟也幟音昌  
忘反又武志反鳴鼓挑戰而潛遣  
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十一月  
臧宮軍至咸門咸門成都北面有二門其西者名咸門述視占書云虜死城下  
大喜謂漢等當之乃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  
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令壯士  
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曾墮馬吳漢傳云護軍高  
午奔陣刺述殺之左右輿  
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日岑降吳漢乃夷述妻子

公孫述傳  
公孫述  
三



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麀啜羹二者孰仁韓子曰孟孫獵得麀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戰國策曰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也良嬀樂羊燬之盡一孟而攻拔中山甚也初常少張隆勸述降不從並以憂死帝下詔追贈少為太常隆為光祿勳以禮改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謂李業韓玄程烏李育以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王咸悅莫不歸心焉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趙佗真定人因漢初天下未定自有番禺山禺山因以為名公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他功

能而至於後亡者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雖

為漢吏無所馮資徒以文俗自意遂能集其志計道未足

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邊幅猶衣

自矜持以高深自安昔吳起所以慙魏侯也史記曰魏武侯

下中流而顛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及其謝臣屬審廢興

之命與夫泥首銜王者異日談也干寶晉記曰吳王孫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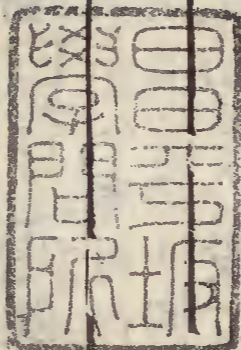
賈曰公孫習吏隱王得士漢命已還二隅六八數有遠

降王濬左傳曰許男面縛街壁以見楚子璧玉也



江山難恃遠積法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三



文政三十四



